



彭名燕 著

东方男性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东方男性

彭名燕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625印张 3插页 219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069-8/I·780 定价: 4.65元

彭名燕 南昌人，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。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剧。1982年开始从事电影文学创作，投拍的影视作



品有《白杨树》、《黄山来的姑娘》、《嘿，哥儿们》、《嗨，姐儿们》、《沙海中的小红帆》、《蔚蓝色的迪斯科》等等，其中《黄山来的姑娘》获全国优秀影片奖，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。发表的文学剧本有《拳手的忏悔》、《楼兰的传说》、《最后一瞥》、《孤魂》、《新嫁娘》等十四部。中篇小说《都市风流》、《魔地启示录》等已结集出版。

~~~~~ 目 录 ~~~~~

东方男性..... (1)

黄山来的姑娘..... (77)

孤 魂..... (165)

死 吻..... (245)

东方男性

某摄影暗房。

一位中年男人的背影，他正在放大照片。

显影液中，一张二十四寸的放大照片被扔进了里面，一只持夹子的粗壮的手夹住照片在轻轻晃动。

只有一种声响——水洗照片的咕咕声。

渐渐地，显影液中现出了一个模糊的头影，红光中，这头影越来越清晰，一位少女美丽纯洁的容貌，如同一朵白荷花，迎着红霞绽开了。

中年男子秦村石抿着嘴，全神贯注地精心操作，红光映出他刚毅的轮廓。他将照片从水中捞出，继续脱液显影，眯起眼，看着照片。

少女嘴角一丝浅浅的笑意，意味深长。（定格）

推出片名《东方男性》

某简易楼房楼外的小道上（黄昏）

秦村石迈着急促的步子正要向楼里走去，一眼看见不远处儿子秋生手里捧着刚买的切面，正同一个妇女在说着

什么。

秦村石正要招呼自己的儿子，秋生抢先喊了一声：“爸。”

那妇女（侧）扭头看一眼秦村石，立即一扭身走开了。

秦村石摸摸跑过来的儿子的脑袋：“你在同谁讲话？”

“这阿姨说我身上毛衣的样子好看，问是谁帮我织的。”

秦村石向那妇人的背影望去，见那妇人身穿一件土红色毛衣外套、中等高矮，半长的烫发上，插了一把压发梳。他问道：“你认识这阿姨？”

“有一次，在我们学校门口，我看见她同我们方老师讲话来着。”

秦村石：“……”他接过儿子手中的切面：“你妈今天来过吗？”边说边往楼里走去。

“姥姥说，妈妈去郑州出差，要下星期才回来。”他突然讨好地，“爸，给我买个小足球吧。”他俩走上了楼梯。

秦村石不假思索地一摆手：“不买不买。”

秋生撅起嘴：“小明子爸就给他买了一个。”

“你专门同人家比花钱，怎么不同人家比谁的100分拿得多？”

秋生讨价还价地：“那……明天带我去山海关吧！”

“我是去工作，又不是去玩。”

“……”秋生嘟起嘴，不再说话。他转身跑下楼，向山海关。

朝霞把蜿蜒的古长城浸染得金壁辉煌。

一堆残缺的长城废墟，与眼前的壮观景色极不相称。

就在这倒塌的废墟上，秦村石与好友徐明架起三角架正在拍摄着古长城的最佳角度、最佳姿容。

杏红色的天空变幻着的流云，似乎在向大地输送着一个万古不变，充满着民族感的音韵。

咔嚓，咔嚓……相机响着轻盈的节拍。

某展览馆大厅。

一幅题为《民族魂》的长城巨幅摄影作品，吸引了不少观众，下面的落款是“一等奖，作者，秦村石”。

这幅巨作酷似油画，色调深沉，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装饰美。

人们驻足观赏。

秦村石办公室。

一封封观众来信他无暇拆阅。

同事们围在他身旁，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。徐明高举着手里的一封信：“怎么样？大家说老秦应不应该接受这人的挑战？”

甲：“当然应该，舆论界还没人敢否老秦的《民族魂》。”

乙接过信，看看，轻蔑地：“一个毛头小伙，不值一理。”

丙抢过信看看落款：“林青……说不定是老太婆。”

徐明：“写信的口气，象个老头、老学究。”

甲：“应战吧，去看看他拍的长城有什么新意。”

秦村石摇头一笑。

徐明急了：“你不去，我可顶你的名去了！”

胡同里的别墅式二层楼房大门口。

秦村石按响了电铃。

门开了，一位穿军装的人问：“找谁？”

秦村石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这里门庭森严：“找林青。”
不等对方问，“我叫秦村石，《风情》杂志社的。”

“哦……她交待过，请进……你进那楼门，东边第三间，就是她的房间。”说着进传达室拨响了电话。

秦村石：“谢谢！”他走进院子，打量着这座很有气派的院子，有树、有花，两个警卫员模样的小解放军在院里修自行车，秦村石明白了，林青家是高干。他走向楼门，整幢楼宇很安静，显然人都上班去了。推开玻璃门，从走廊里就听见一位女性那好听的口音，正激烈地说着什么。秦村石循声走进了一间大客厅，见一位小小巧巧，长得秀秀气气的姑娘，正同一个穿着十分考究的男人在争论着，秦村石的进门，丝毫没影响他们的谈话，那男人仅用余光扫了一眼秦村石。秦村石不便打搅，目光在客厅里的几幅名人字画上打转。

姑娘背对秦村石，正说着：“我要的是陈嘉的气质，一切得从角色性格出发！”她将一摞照片放在茶几上：“我不管什么名牌，我要气质！”

男人：“陈嘉拍出来不摩登可别怨我！”

秦村石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，看着。

姑娘回过头，才发现秦村石。

那男人也停止了争论。

秦村石立即自报家门地：“我叫秦村石。”说罢冲男人伸出手：“你是林青同志吧，你的两封信我都……”

姑娘的笑声使秦村石打住了话头，她大方地握住了秦村石还未缩回去的手：“没想到，您真来了，我正预备给您发第三封信，请坐，请坐！”

秦村石没想到挑战者竟是一位文弱娇小的姑娘，愣了一下。

林青对男青年：“王刚，演员的定夺明天再说，不过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”

王刚一脸傲气，不高兴地说声：“失陪。”连看也不看秦村石一眼，扬长而去。

林青望着王刚的背影一撇嘴：“俗不可耐，就知道捧名牌的臭脚。”又对秦村石，“这号后门货除了会关系学，一无所是。没人用，就硬搭配给我？否则我的电视剧就拍不成！”

秦村石忙问：“您是……电视台的导演？”

林青叹口气：“什么导演！还不如说是平衡各种人事矛盾的工具。”她打开冰箱，“来，请喝可乐。”

沉默了……秦村石单独在一个姑娘面前感到很不自在，他摆弄着可乐的瓶子：“看了你的信，对你拍摄的长城感到极大的兴趣，所以……”

林青脸一红：“发完第二封信我就后悔了，我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您是摄影界的权威……。”

“后生可畏嘛，我认识几个年轻的电视摄像，很有才

华。”

“你一定是说肖伯仲、毕力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们……？”

“我们一个台，好朋友。”

谈话越来越自然，两人都兴奋起来。

秦村石：“让我看看你的大作吧，我是来学习的。”

林青低下头：“不知怎么的，写信时信心十足，您来了，我倒没有拿出手的勇气了。”

秦村石激将地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信任我啰！”

“不不！噢……请跟我来，不过，请别见笑，我是业余份儿。”

林青卧室。

小屋里一张单人沙发床，一张写字台，一个大书柜，一对沙发，一个小衣柜，一个梳妆台，干净得一尘不染，淡淡的幽香，怡人心目。

看得出主人的素养，秦村石：“你一个人？”

“哪里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都上班了。”

“我是说你一个人……好清闲。”

林青笑着捧过一个精致的糖盒。

秦村石摇摇头。

“吃一块吧，瑞士奶糖，不粘牙，不甜，还带点果酸味。”

秦村石只好拿一块。

林青又将一本相册递给秦村石。

秦村石翻看着：“嗨……拍得可以，谁拍的？”

林青用手一指自己。

秦村石：“你?! 你也去过湘西，拍过龙船节?”

林青敏感地：“这么说，你也去过?”

秦村石将翻转片一张张仔细看起来。“可惜那天天气不太好，拍出来的片子不透亮。没法用……”

“你去过花垣吗?”林青问。

“去过。”他仍看着翻转片。

“吃过那儿的辣椒、油炸糕吗?”

“吃过，一毛钱三个，真便宜。”

“我吃的是四分一个的，辣坏我了。哎，你住哪儿?”

“县委招待所。”

“住几号房?”

“302。”

“我住的306，就在你隔壁。”林青显然兴奋了，声音更脆甜了。

秦村石也兴致很高：“去过茶洞吗?”

“当然，沈从文‘边城’的故乡嘛。”

秦村石抢着说：“我们花二分钱坐渡船去了一趟四川秀山县洪安区的小镇，我在那儿的小书店给儿子买到了全套的《红楼梦》小人书。”

“我们也去了那儿，小镇特别干净……”

“你发现了吗?茶洞的老人身上穿的多半是自织的土布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姑娘小伙子穿的都是现代派的呢绒衣、高跟鞋，完全是两个世纪的时差。”

“你们去过大庸县吗?”

“当然去了，《张家界的云雾》那部电视片就是我拍的。”

秦村石突然拍案叫绝：“好！这张用光很妙！”

林青凑过来看一眼：“我最得意的是……”她翻开下一页，这一页插了四张与众不同的照法，乍一看，全是几何形体，仔细一看，才能辨出竖线条是人，横线条是船，圆圈形是水纹。

秦村石仔细琢磨起来。

林青敏感地：“你不欣赏？”

秦村石没讲话。

林青解释地：“几何形体恰恰是强化动感。”

秦村石翻开了另一页。

林青偏偏要他表态，又翻回了前页：“对吗？”

“我在考虑，将你拍的片子推荐到我们杂志社，弄一篇湘西龙船节专访。”

林青提着的心放下了：“劳您费心了。”

秦村石翻开前一页，欲动手去取他认为最讲究用光的那几张。林青却翻过她喜欢的一页，取出那四张交给秦村石。

秦村石笑着问：“非送这几张吗？”

“我不愿重复人家创作过的路子，这几张有我的独创，对吧？”

秦村石不好坚持己见：“那……我拿去试试。你的作品是用什么机子拍的？”

“尼康J3。”说着从柜子里拿出照相机，“你看看……可惜没有长镜头。”

秦村石对着取景框看窗外：“这种型号的片子相当贵！”

“爸爸前年出国带回来的。”她打开通院子的门，“到外面看看吧。”

林青家花园。

秦村石对着小花园取景，林青拿着东西也随出。

秦村石：“……把你长城的大作拿来看看吧。”

林青抱歉地笑着：“我收回我的挑战。”

“那，我今天不白来了？”秦村石失望地。

“就算交个朋友……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不自信过。”

秦村石办公室。

他正用毛笔修着前面见过的那张高调少女照片。

徐明象个幽灵似地闯进来：“哎呀！你不回家了？我在你家门口足足等了一个钟头。”

“这么晚，找我干吗？”

“我们吵架了。”

“那也不能一扭脸走人哪！”

“我……我被赶出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……她越来越凶了，造我的反了！”

“她？轰你？！”

“没错，她变了……我们结婚那会儿，她多温顺，象小绵羊，最近越来越向老虎的方向发展了。”说着，他将

包里的东西清理一番。

秦村石安慰地：“这年头，哪里去找那种贤妻良母？连孩子都越来越难管……”看看徐明拿出的东西，“嗬，北京蜂王浆，吉林奶粉……你这是要来跟我过日子？不行，明天我就送你回去，我可不能收容你这个难民。”

“不！她不来找我，我不回去。”

“你呀，做事总是冲动。”

徐明叹口气：“我佩服你的理智。不过，人都会有不理智的时候。”他看见了桌上那张大24寸在暗房里出现过的少女高调照，“比如说，你为加工这张照片所付出的努力，我认为是白费力量，毕竟太过时了。”

秦村石拿起照片，自信地：“我就是要用白描的效果强调五十年代这种纯洁的美，引起八十年代人的注意。”

夜的街道。

徐明一笑：“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美，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小溪，那才叫现代美。”

“你呀，就认得个小溪。”

“怎么样，见一面吧。人家对你的条件很感兴趣。”

秦村石：“我只找三十岁以上的，决不找二十多的！”

徐明：“你是不是……哎，那位林青找过你吗？”

秦村石摇摇头。

徐明：“怪人，她为什么不把作品给你看看？越这样，越勾动我的好奇心。”

秦村石岔开话茬：“喂，讲定了，我只收留你一夜。”

秦村石家。

他刚洗完澡，从卫生间出来。

敲门声。他忙穿好衣服，打开门竟愣住了。门外是不速之客林青，高高挽起的秀发，更显出她磁人般的秀气。

秦村石顿觉手脚慌乱，还未请人进门，就冲开了咖啡，林青不请自进，没有接咖啡，看看自己的手：“洗洗手，行吗？”

“哦……请上厨房，来吧。”

林青跟着秦村石走进厨房，拧开水龙头，洗着手，秦村石为她呈上洗得雪白的毛巾。

林青：“我发现你很干净。”她擦着手。

秦村石：“我发现，你也很爱干净。”

林青莞尔一笑，突然问：“你儿子，在姥姥家！”

秦村石刚一点头，又问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谢惠大姐在电话里把什么全告诉我了。”

“……”他有点不自在。

“我们俩通了一小时的马拉松电话。”林青别有意味地瞄了秦村石一眼。

秦村石忙将毛巾晾好，回到房里。

林青随手翻翻茶几上的一摞杂志，看到了那张高调少女照，仔细看了一眼问：“这是谁？简直象个小白鸽。”

秦村石：“……小时候的邻居，早就不知去向。”

林青脸一红，把杂志合上，自语地：“人生，真是奥妙。”不由向阳台走去。秦村石跟出来。

一幢幢居民楼挡住了视野。

秦村石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主题：“你在湘西拍的

照片和写的散文我们主编看了十分赞赏，初步定九月发，你……很有文彩。不过，那几张照片，好几个编辑持反对意见，认为是抽象派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就发不了啦。”

“换几张容易通过的，保你百分之百成活。”

林青仔细看一眼秦村石：“我宁愿不活。”

秦村石被打哑了，陡生一股钦佩之情，但又深感遗憾。

林青敏感地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

“我在想，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往往一片苦心，得不到理解。当头儿的一句话，不死也得死！”

“所以你就总是选择最容易通过的主题，总获奖。”

秦村石脸红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林青笑着：“别误会，我对你获奖是服气的，我崇拜你的才华，我喜爱你作品的精细。”

“就是不喜欢我世俗的立意，对吧？可你又不肯让我见识见识你有新意的杰作。”

林青似觉得自己言有所失，想说什么，欲言又止。用手去抚摸凉台上的花盆。

沉默有顷。

林青故意扭转话题：“你的花可养得不太好。”

“常常顾不得管，这些花也算是命大，这盆米兰有十五年了。”

林青笑着抽身回到屋里，秦村石跟进。

林青突然问：“我发现你没有电视。”

秦村石：“何止没有电视？录音机、电冰箱统统没

有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都给她……我是说孩子的妈妈搬走了，除了这张床。”他指指书柜、沙发、立柜：“这些，全是后来置的……有一段时间我相当惨……”

“……！”林青全然没想到：“她为什么这么狠？”

“不怪她……是我让她都拿走的……身外之物，我从来看得很淡，东西，总是可以慢慢置的，这不，正如列宁说的，粮食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……”秦村石自己笑了。

林青可没心思笑，说了一句：“难怪谢惠说你心眼好。”刚说完，脸一红，不由咯咯一笑，以掩饰特殊心情。

秦村石突然被林青那有点顽皮的表情触动，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情绪仿佛被唤醒了，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……。

林青被秦村石看得不好意思，埋下头翻起茶几上的杂志。杂志封面的“民族魂”引起林青的感慨，她叹口气：

“真美！……我们的民族之魂真有这么完美就好了。”

秦村石敏感地：“你是指？……”

林青咬咬牙，似乎下了决心，从包里拿出一本小相册：“请等我走了以后再看。”

相册的特写。

相册被翻开，一页页里镶嵌的全是长城的照片，不过，每一张照片里都出现一堆废墟，有的以废墟做前景，有的以废墟做中景，构图别致，未失长城的雄伟。